

萌芽丛书

掠过四达别墅的影子

蒋丽萍 著



LGSDBSBYZ 百家出版社

萌芽丛书

掠过四达别墅的影子

蒋丽萍 著

(沪)新登字120号

责任编辑：姚献民

掠过四达别墅的影子

蒋丽萍 著

百家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22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576-292-9/I·93 定价：3.50元

不能忽略的一位

——序蒋丽萍小说集

《掠过四达别墅的影子》

茹志鹃

如果说程乃珊是反映了“上只角”上海人的生活、心态，那么蒋丽萍的作品则是写了更加众多的“下只角”上海人的生活、心理、印痕。也许是蒋丽萍的职业曾是记者的原因，我在她作品里窥见了许多单身女人的生活、心态。在报纸上，我只知道上海已进入老年化的城市，但历史也给带来了一大批单身或并不单身的老姑娘，她们的生活、心态。我从《粉红色的房间》里窥见了今天新潮的单身女人生活，当然，不能和三十年代的陈白露相比，她只是个普通的，依靠工资收入的老百姓，但要比那些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半开门的货色明朗得多，健康得多，也坦率得多。蒋丽萍的作品，起码对我个人填补了许多生活的空白，我感谢她。

我特别喜欢《掠过四达别墅的影子》。那些因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机遇，偶然闯进“上只角”生活环境的人们，过去我们只看见了他（她）们如何肆无忌惮地往碧绿的草地上吐痰，在洁净的花园小径上狠狠地踩烂带过滤嘴的烟蒂，我们在为有产者知识分子痛失恬静的、吃黄油面包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包括吐痰的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她）们在这同时失落

了那么多，那么多原属于他（她）们的美丽发光的東西。纯朴的朋友，纯真的心灵，健壮、结实的肌肤上，在这一切纯与真的上面，却包上了一层丝绸，裹上了一层尼龙，失去了自己，却又学不好别人。正当失去的已经失去，想学的还没有学好，日子却又要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时，他（她）们痛切了，悲哀了。在这里人们就可以发现人物的悲哀和读者或者是作者的悲哀并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人物悲哀的是他们向往的生活从自己身边滑走了；读者或是作者悲哀的是他们原有的东西再也不能复得了。这，我以为就是常说的，作者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才能看得清，说得明的东西。“曾经沧海难为水”，生活就是这样，永远也不可能不变的重复回头，过去的终究成为过去。谢谢，蒋丽萍，您的小说是有说服力的，好像本来就是历史自己留下的部分，是你把它们刻印下来，以免人们的忽略。

最后，让我庆贺上海女作家队伍中，又多了一位文笔明朗锐利的女作家，这就是蒋丽萍。她用自己的作品说明了她是不能忽略的一位。这也算序。

目 录

又是一个星期六	1
她,讴歌欢乐	13
错位	30
天上人间	42
女人的心	52
序曲在后面的乐章	59
粉红色的房间	92
流水,只有流水	127
坠落的红衣裳	139
逃窜的柠檬黄	155
心肌炎——给友人的信	172
房客——上海人的故事之一	199
掠过四达别墅的影子——上海人的故事之二	232
限——上海人的故事之三	267
后记	299

又是一个星期六

“祸兮福所存，福兮祸所倚”。我不知道老子的这句话是不是中国古代辩证法中最为人称颂的一句格言，可我一想到这老夫子在几千年前就这么摇头晃脑地指出世间一切事物的无常，心里委实不好受。不知怎么，我天生对这种互为因果、互相转化的理论有一种疙瘩。为什么绝然相反的东西要形影不离呢？弄得人提心吊胆，一辈子不得安宁！

可是，我摆脱不了这个老夫子，他象是每天都在我耳朵边唠叨这两句千古名言。我终于明白了，我被他说中了……

她斜靠在一棵杉树上，挺拔又袅娜。乌黑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挂在狭窄的后肩上。她的眼睛像湖水一样沉静、秀气，间或因为有所追求或兴奋、激动等原因，这湖水便像日光下的钱塘江一样，溅起一片片耀眼的光。微微翘起的鼻子和下颏使她的面部轮廓显得有点调皮，又很娇媚。她的皮肤是黑黑的，有点亮光，不像一般城市里的姑娘那么白。可正是这琥珀色的皮肤，使她显得开朗、有生气，显得超群。

“星儿，你真美！”望着她，我由衷地说。

“你只看到我美的一面，我还有丑的地方呢。”她在听到我的赞美后，一点也没有一般女子在此时此地会表现出的那种羞涩和忸怩，而是抬起翘鼻子，坦然地承认，然后，像老师纠正学生的不甚全面的发言一样，指出事物的另一方面。

“不，在我看来，你身上的一切都是美的。”我执拗地说。这是肺腑之言，没有半点虚伪。

“撩开我额前的头发！”她用了命令式。我上前照办了。于是我发现在她的前额上，有一块铜钱一样大的疤。在拂去掩盖在上面的黑发后，这块疤在日光下发出道道亮光。这光使我垂下了眼帘。

“检查一下耳朵根后面！右边的！”她又用了命令式。我又照办了。只是不象刚才那么果断，我怕在耳朵根后面还会隐藏着什么不祥的东西。我一直把这块地方视为圣地，在这神经感应最敏感的地方，我是准备在最神圣的时刻用我的嘴唇去触动的。呵！在这块圣地上也有一块象拇指甲盖那么大的疤。我有点沮丧了，自觉眼光有点黯然。

她那淘气的翘鼻子似乎翘得更高了，像看透我心思似的：“于正，别灰心丧气。来，解开我的第一粒钮扣！”

这第三个命令式，甚至引起了我对她的憎恨。为什么在我生平第一次对一个女人发出赞叹时，她要用这些东西来败我的兴呢？可我拗不过她，不知从哪儿来的第几推动力，指使着我的手伸向前去。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解女人的衣扣，有点慌乱；也许是女人的钮洞锁得紧，不好启开。我摸索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解开。

“这么笨。”她轻轻地说了一句，没有通常形容的那种娇嗔的口气，倒像是在指责一个笨手笨脚的小弟弟。她抬起右手，拇指和食指往领口上一按，就象按了什么电钮一样，原来紧锁着的领口敞开了，锁骨上面的凹处，露出一处更大的伤疤，那凹处简直像一个光滑的葫芦瓢。

我被这一群突然涌现的伤疤镇住了，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我不如别人那么善于随机应变，或容易被自己的感情所

迷惑。我尽管十分爱这个黑黑的天使，可是，并不喜欢这些疤。

“这些伤疤，一个是小时候爬树得的勋章，一个是热疖头光临过的痕迹，一个是乡下庸医高明手术的例证。”说完，她坦然地望着我，那一泓清水似的目光是那么晶莹。

奇怪！我那一向以苛刻冷静著称的审美观竟屈服了。一年以后，我这个女人眼中的美男子，男人眼里的“幸运儿”，成了阮星儿的丈夫。

别人问我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妻子，我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娶了个水晶盒子。”有人捅我一拳，因为我没认真回答他。有人朝我摇摇头，因为我的回答有点莫名其妙。我们研究所的那个专攻俄罗斯文学史的陈定却朝我点了点头，说：“好，好。水晶盒子。”我知道，他很推崇皮沙烈夫——这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作家，他的性格的主要特点就是惊人的诚实。他的全部作品里全是透明的思想和感情，他的亲人都叫他“水晶盒子。”

暮色象一群调皮的小鬼，悄没声息地从窗户里、门缝里钻进屋里，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了，只有窗上那盆白菊花还挣扎着发出一些隐约可见的白光。终于，连这点白光也没有了。

隔壁人家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托赛里的小夜曲：

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逝，

幸福的回忆却永在我心里，

.....

咳！为什么要唱托赛里的小夜曲？舒伯特的多好！我试图和那个悲怆的男高音对抗，哼唱起来：

我的歌声穿过深夜向你轻轻飞去，

在那幽静的小树林里，

爱人我等待你……

可是，不成！那嘹亮的男高音好象要使这悲怆充满整个宇宙，而我的声音却是那么虚弱。我只得倒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地让黑暗将我团团围住，思绪象春天的青藤似的，探出细细的小脑袋，朝前伸去……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哦，是两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六。星儿从娘家回来（她每周都去看一次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她是这样说起的：“哎，于正，今天我在弟弟那儿遇到了一个很可怜的男人，嗯，这个人很可爱。”瞧，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忌讳，一般的女人不会在自己丈夫面前称赞另一个男人“可爱”的。她拉着我的手，比划着说：“瘦瘦的个子，比你还高一点。宽额角，斜披着一绺黑发，深陷在眼窝里的大眼睛象两只积聚着忧愁的黑潭，平时几乎一直用长睫毛将它们遮住，挺拔的鼻子给他的脸带来一点生气，可那张过于秀气的嘴又使他显得太懦弱了。”我相信，再也没有一个人象我的妻子那样善于观察人，善于描绘她的观察对象了。我时常纳闷，她怎么竟是个搞音乐的，而不是一个搞文学的。

“哦，你遇到了一个忧郁型的人。”我开玩笑说。

“对！于正，你真聪明。”她剥了一片桔子塞进我的嘴里，象是奖赏一个得了满分的孩子。她又继续说：“他是个中学美术教师，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弟弟很崇拜他。你知道，我弟弟是个小公鸡，从来不服什么人的。可这位美术教师的爱人却是一个不讲道理、没有半点情趣的人。”星儿做了一个很轻蔑的怪腔，她生性活泼，年近三十，却还会像孩子一样，喜欢耸耸鼻子、挤挤眼睛、歪歪嘴巴。

“哦，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哎哟，我说你聪明嘛！”她用翘鼻子顶着我的鼻子，摇了

摇，活像只小黑猫。我快活地笑了。

“你知道，中学教师一个月才拿那么几个钱，穷得寒酸，那位纺织女工是屈尊嫁给他的，她比他每月多拿几十块钱呢！可她没有他的才气。嗨！不管，你是读过马克思的，他不是说过吗？经济是基础。所以，他爱人总是叫他‘穷老九’。而他呢？自卑到畏首畏尾的程度，每月发工资，总是尽可能地多交几个钱给他爱人。他想搞点创作，可他却不敢去买颜料、笔和油画布。哦，他爱人还不许他在家画画，说是把房间弄脏了。他原来有许多朋友，可现在，朋友们都不到他那儿去了，因为，每次朋友们走后，他爱人就要把床单、桌布、椅套全部洗一遍，并且起码要唠叨三天以上。你看，有这样的洁癖！”她说着说着，光起火来了，黑黑的脸上，涌起两片红潮。我笑着说：“啊，鉴湖女侠开始动怒了！”她祖籍在绍兴，每当她为别人的事不平时，我就这么叫她。

“光是这些，还不足以发火呢！今天，这个可怜的刘扬买了一尊圣母玛利亚的石膏挂像回家，想挂在床头的墙壁上。可是，他爱人竟和他吵起来了，说他买了这么个漂亮的女人的头挂在家里是出她的丑。唉！”星儿发出一声高亢而愤怒的喊叫。她最见不得这样的事，对一个人感情的践踏，她以为比杀死一个人更残酷。我顾不上谴责那个粗暴而又无知的女工，也顾不上同情那位可怜的美术教师，连忙安慰她说：“噢，我的小黑猫，别这样叫，那是老虎才这样叫的。平静一下，这样的事情现在并不少见，缺乏共同的感情，由于生活的、或者说是社会的需要，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就被拧在一块了，而且是牢牢地，分都很难分开。”星儿听了委屈地点点头，好象这事是发生在她身上似的。

“于正，你没看到，他捧着那只石膏像走进弟弟房间的神

态，嗨……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象是握着一件宝贝。

有对立面才有比较。在这不幸的婚姻面前我们两的结合愈发显得美满了。可我没想到这里会有什么变化。

从这以后，每星期六，她总要讲点有关那位美术教师的事和他们之间的接触。我知道他们每星期六都在星儿娘家碰头，他是去找星儿的弟弟的，我也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嗨，要叫星儿向我隐瞒什么是不可能的，就象她自己不会对自己隐瞒什么一样。我知道我的小黑猫要做圣母玛利亚，把这个倒楣的刘扬引出苦海。你听，她说：“我劝刘扬带他的妻子去看画展，这样也许能培养她的艺术情趣。”一星期后回来又说了：“嗨，真糟糕，刘扬和他的爱人一出门就闹别扭了。看画展时，他爱人旁若无人，吃瓜子，刘扬劝她别这样，于是，一回家，就发誓，以后再不到展览会上去受他的管制了。嗨……”她长叹了一口气，蹙起的眉尖上顶着两朵愁云。

这个挫折没有使她丧失信心。她又换了一个角度去干了。她要启发他的自信心，让他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在艺术中寻求快乐。

又是一个星期六。星儿提了满满一网兜的东西回家。一进门，就叫起来：“哎，坐享其成的家伙，拿着，你最爱吃的东西！咖啡、鱼皮花生、肉粽子，还有北京的白葡萄酒。”她把东西一样样地塞在我的手里，好象把它们塞进食品柜一样。“哦，还有精神食粮。喏，这是强力集团的代表作录音，整整两大卷。我录了好半天。”她朝我撅了撅嘴，像是在抱怨，实质上，我知道，她是最希望帮我做点什么。“噢，我的小黑猫，累坏了吧，谢谢你！”我轻轻地搥了搥她的翘鼻子，她莞尔一笑算是领情了。

一会儿，她照例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关于刘扬的新闻广播。不过，这一次的频率和语调特别高，特别激动：“于正，你知道吗？在我的鼓励下，刘扬决定搞创作，参加这一届全市业余画展了！”她在“我的”两字上加重了语气，那神情不啻是自豪的。她为自己的成果而高兴，哼起了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舞曲。不知怎么，这异常昂扬、坚定的旋律使我战栗。这个“鉴湖女侠”有一颗普济苍生的心，这是我早已知道的。马路上的乞丐、回城知青的烦恼和老姑娘的婚事，都会使她使劲地想上半天。当然，她的想一定是要我和她一起同步运动的。在家里，她没有一个人沉思默想的习惯。有时我真诧异，时间这个最无情的磨刀石却没有将她的那颗心磨得稍微麻木些。但说真的，我很喜欢她的这种性格，和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是幸福的。可她现在对这个“可怜又可爱”的刘扬这么充满热情，却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快和惆怅。

我为自己产生这种念头感到羞耻，甚至不敢正眼看着她。当她用激动的口吻报告着刘扬的近况时，我甚至暗暗祈祷，希望这每周一次的关于刘扬的专题广播早日结束。嗨，可怜天下做丈夫的。

没想到我所喜欢的现在成了我所烦恼的。“祸兮……”又是老子。

情况愈来愈糟。我的妻子简直象伏尔泰笔下的天真汉一样不谙世事。咳！她一点都不知道，在自己丈夫面前称赞另一个男人的才华，而且是热情洋溢地，这对自己的丈夫是一种刑罚！

瞧，又是一个星期六。她一进门就把我拉住，脸上充满了喜气，鼻子和下颏翘得越发厉害。我承认，这时候的她，比平时更美。“于正，今天我总算真正看到刘扬的才华了。他构思了

一幅多么出色的画！等画展出后，你看了会吓一跳的。现在不讲给你听。”噢，天哪，她对刘扬的成功抱着这么大的希望，对他的才能这么信任。她是这么喜形于色！瞧！她张开双臂，简直要飞翔起来。这一切使我产生一种近乎恶毒的念头：“在我面前的是谁的妻子？”我在心里大声说：“嗨……我的星儿，你稍微将自己的感情掩盖起一点来也好嘛！”可是，在她面前，我没说出口，我不知怎么变得虚伪起来了。我对她关心地说：“看来‘鉴湖女侠’又救了一个人了，祝贺你。”

“不许你讽刺人！”她拉着我的手，倚在我的怀里，冷不丁笑出了声，把我吓了一跳。

“你笑什么？”我莫名其妙。

她勾住我的脖子，把脸藏在我的胸口，笑得更欢，把我弄得又想笑，又恼火。她干吗这么穷笑？

突然，她停止了笑，抬起头，用两只手使劲揉了揉发红的脸颊，似乎是想把笑的痕迹都擦干净。她清了清嗓子，庄重地对我说：“哎，你说，我除了拉你的手外，还可不可以和别的男同志拉拉手呢？”

真正的霹雳。我预感到大难临头，瞠目结舌地望着她：“拉手？和……谁拉手？”

“咯……”她瞧着我的窘相，又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来事情真的严重了。“告诉你，今天，我和刘扬，还有弟弟，在弟弟房间里讨论刘扬的画稿，刘扬一反过去那种羞涩、懦弱的表情，表现得极其可爱。”噢，又是可爱！“他说他一定要画出一个不顾一切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英雄。他还说，是我给了他勇气和信心。他的眼睛发出一种坚毅的光芒，这是罕见的。这使他原来那张忧郁的脸变得开朗而有生气。我盯住他看，就象看着一个人从地狱走向天堂一样。我快活极了！那时候，我

真想握住他的手，摇摇，于是，我就这么做了。咯……”她笑得好欢畅，好象干了一件多么值得夸耀的事一样。我的心揪紧了。她来不及笑下去，又急急忙忙地说：“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正好妈妈跑进房间，看我正拉着刘扬的手，她的嘴张得可以塞进一个大肉包子，弟弟则紧皱眉头，眉尖处高高皱起来的部分象两个淡黄色的肉球。而刘扬呢？那只被我握住的手竟在发抖。咯……”她又爆发出一阵笑声，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被她弄迷糊了，出神地喃喃了一句：“你为什么要去拉他的手？”“咯……”又是一串笑声。“当然因为他那时显得可爱啰。噢，我差点吻他！”

“那么你爱他？”我绝望地问。

她眨了眨眼睛，翘鼻子顶着我的鼻尖说：“他的确很可爱。可是我更爱你。”她温柔地伏在我的肩膀上，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她有点伤感。

事情发展得令人不能理解，我的智力显得贫乏。妻子越是坦率，我越是感到迷惑不解。这算什么？她真的爱上了他？要不，怎么对他那么好？也不，若是她爱上了旁人，那她怎么还象以前那样待我这么亲热？结婚两年多来，她一直象照顾小孩子一样照顾我。冬天，连晚上睡觉，也非要让她先睡进被窝，烘热了被子才让我睡进去。哦，也不，若是她不爱他怎么解释这个拉手问题呢？还有……

最后，我竟恨起她的诚实来，我宁肯她不要把什么都告诉我，让我安安静静地生活吧。对于一个弱者，诚实是一个太沉重的勋章，我佩戴不起。

全市职工业余画展开幕了。星儿硬拉我去参观，她要向我证实她的朋友的才华。

刘扬的画使我大为震惊。画面是古代神话“夸父追日”的故事。上方，血红的太阳放出灼人的光芒，下面是上古时代的平原，一切都显得静止、浑沌。夸父迈着踉跄的步子，不顾一切地朝太阳扑去，那一头散发笔直而又遒劲地向后飞起。那紧张得近乎痉挛的肌肉，那血液在里面急速奔流的血管……这幅画前拥着很多人，都说这幅画画得妙极，有独到之处。我却被这幅画吓怕了，这夸父，这喝干黄渭两河的穷追不舍的劲头……我不敢想下去了。

奇怪的是星儿一点没看出我有什么心思，她被这幅画的成功陶醉了，一个劲地对我说：“你看，我没说错吧，他是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吧？”跟几年前她第一次到我家来时，我对妈妈说“您看，我没说错吧，她是一个很漂亮很聪明的人吧？”口气一样。

这幅大胆的画面促使我从一个形而上学论者变成一个战斗的辩证论者。我要促成事物朝好的方面转化。

我独自一个人到岳母那儿去了一次。我和岳母——一个退休的语文教师作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词眼，谈话的中心是帮助星儿学会生活。这次谈话是富有成果的。

谁知道呢？人说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可我发觉并不如此。不过，这和老子怕没关系。

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了。日子平静得令人发愁，只有星儿不时发出的疑问在这平静的气氛中造成一种压力，使我有时感到气闷。

又是一个星期六。她从娘家回来：“妈妈好怪呀，我回去看她，她老是反复对我说，你要学会好好生活，好象我现在没有好好生活一样。还说，出嫁了，不要老惦着娘家。可她以前

不是亲自关照我，出嫁后，要多想着妈妈，常来看看妈。”说话时，她神色凝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这是我和岳母会谈的结果，心里有点不自在，这是我第一次背着她干的事。

“噢，真奇怪，弟弟连着两个星期六到我单位来约我一起去看电影，我已经半个月没看到妈妈了，怪想的。”她有点忧愁。

“哎，于正，不知怎么搞的，弟弟现在讲话晦涩得很，我都听不懂。他和我这个学音乐的大谈哲学上的‘度’，我不懂。要是讨论起音程来，倒是用得着‘度’的，可那是两回事。哦，还谈肖邦和乔治·桑，可一下子就扯到中国人在伦理道德上和习惯风俗方面与西方的区别。这小家伙，还把你着实称赞了一番，好象顶爱你的可是他而不是我。”她淡然一笑。这笑容在我看起来却象一道闪电，使我感到莫名的恐惧。她的每一声疑问都象一道栅栏，挡在我和她之间。

有几次，我真希望她问我一声：“你和妈妈说过些什么吗？”这样，我就装作很随便的样子，把我和岳母的谈话内容告诉她。这种不明不白的的生活使我感到窒息。嗨……，以前那样明朗的气氛到哪儿去了？

我忘不了那天晚上，也是星期六。星儿早早地回来了，手里捧着一尊圣母玛利亚的石膏挂像，她坐在离我远远的沙发上，默默地望着那头像。我走过去，问她：“星儿，你在想什么？”

她淡淡地回答：“没想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问她有什么心事，她也是第一次没对我说什么。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她只是常常对着那尊圣母像出神，有时还轻轻哼着那首古老的歌曲：

啊！圣母玛利亚！温柔的母亲！